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一回 賽專珠施仁濟困 淨街王伏霸凌貧

詩曰： 雨斷雲歸甫作晴，
夕陽鼓角動高城。
客愁正得酒排去，
草色直疑煙染成。
鶯為風和初命友，
鷗緣水長欲尋盟。
不須苦問春深淺，
陌上吹簫已賣常

話說大明成化年間，揚州府江都縣有一官家子弟，姓李名芳，字榮春。因他為人慷慨，仗義疏財，濟困扶危，憐孤惜寡，就是遠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歸家的，就來李府向他求借，榮春無不相助其盤資，送他歸家，故人人贈他一個美號，叫做小孟嘗君，又一別號為賽專珠。揚州一府無一個不知其名，無人不感其恩。況他祖公三代俱為司寇、司農，父、叔二人亦受司徒、司馬之職，俱皆作古，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。李榮春娶妻淡氏，完婚三年尚未有子。榮春在家勤苦讀書，今已中了解元，因老夫人在堂，不忍遠離膝下，所以未曾進京赴試。又且家資百萬，有進益，無虧損，真是日進千金，凡此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，李芳吃過早飯。天氣炎熱，意欲到海豐寺與法通長老閒敘涼爽。遂到內堂稟知夫人說道：「孩兒欲到海豐寺與法通長老閒談，不知母親可肯准孩兒去麼？」

李夫人就說：「我兒去去就來。」李芳說：「孩兒知道。」遂別了夫人，來到書房，換了衣服，帶了兩個家人，一個叫做來貴，一個叫做三元，隨了李芳來到玉珍觀前。只見圍了許多人在那裡看，不知這看什麼？李榮春道：「三元，爾上前去看那些人在那裡圍住看甚麼？」三元走上前一看，只見觀門裡坐著一個女子，低了頭，前面放一條板凳，上面放一張紙，那紙上寫著：賣身人施碧霞，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氏。父親乃是山海關總制，因被奸臣花錦章陷害，奏請被斬，家資產業一盡搜去，因此一貧如洗，只存母子三人，靡處求告。今欲要往寧波投靠親戚，誰知來到此地，母親一病身亡，哥哥現又臥病沉重，不知人事。奴家舉目無親，無奈何只要賣身，以備棺槨衣衾之費，免得母親屍骸暴野。感恩不荊買去之後，奴家只願為婢，不願為妾。

三元舉眼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是個孝女。」遂走回身來到李榮春面前稟告：「大爺，但前面乃是一位小姐，因要往寧波去探親，為因到此母親病死在此，無錢收埋，故要賣身葬母的。」李榮春聽了心中不忍，就叫三元：「爾去與他說，叫他不要賣身，我家大爺乃孝德之人，聞小姐言此，不忍其心，欲助銀子五一兩以為收埋之費，免致小姐賣身。」李榮春又叫聲：「來貴，爾回家去稟知太太，說我要取銀子五兩來助施小姐，以買棺槨衣衾收埋他的母親。我要先去海豐寺。」來貴道：「小人曉得。」遂即回家去取銀。

再說三元來到觀前，只見一個道人立在施小姐身邊，三元見了，叫聲：「道人，爾那裡來？我有話對爾說。」道人見有人叫伊，應聲就說：「誰叫小道？」三元道：「是我。」道人一見：「原來是李府小大叔呼喚，小道未知有何吩咐？」三元道：「我且問爾，那施小姐到此，死了母親，病了哥哥，爾就該代伊一走，來我家見我大爺說知，為其求借，怕沒有銀子與他使用？安可置其官家之小姐親出賣身，這是何意思？」道人應說：「小大叔，爾有所不知，小道亦曾向他說過，爾家大爺為人甚好行善，向其告貸必然見允。施小姐道：『人生世上，素無相識而走貸於人，其理所無。雖李大爺有片心行善，但與奴家老爹在日無瓜葛之親，並非相知之友。而今我雖落難，母親身死，哥哥病重，若到其府求借，得了銀子而來費用，然夫人在於九泉之下必知此情，心亦不安。』以此執意不肯去府上與爾家大爺求借。」三元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如今爾可去對小姐說知，叫他不必賣身，我家大爺見了分不忍，已差來貴回家取銀子，我亦要去助他買的棺槨衣衾來與小姐相幫，爾先去對小姐說知。」道人應說：「如此甚好，小道去說與小姐知道了。」

三元道：「我去就來。」此且不表。

且說道人走入觀裡來說道：「小姐且進去，有個好主顧爾不要賣身了。」道人又說：「列位請散了，此女子有人買了。」

那些看的人見說有人買他，各人自己散去。列位看官，爾說這個道人為何不說明白？其中有因，所以惟言有個好主顧一語，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財，他故出此言，欲全小姐之意。若是說明，小姐又不肯受人財，而今天氣甚熱，致及夫人屍臭臭壞，如之奈何？故道人只說有主顧，使施小姐不知頭腦，等其收埋夫人事畢方要講明。此且勿言。

單說施碧霞聽了道人說有主顧了，便立起身要進房去，誰知才立起來，遇著冤家對頭的人。那小姐彼時坐的，低了頭，面卻向內的，而今欲起之時，將身一轉，面卻向外而起的，起得不早不遲，卻被個人看見了。爾說這個人是誰？原來此人姓花名虹，字子能，伊父親名叫花錦章，官居當朝宰相。又有三位叔父，皆為巨官：其二叔名叫花錦文，官拜九州招討使；三叔名花錦龍，官居太子太保，兼管總漕；四叔名叫花錦鳳，乃先王駙馬，是當今皇上的姊夫。那花子能恃其父叔之勢，靡所不為，又是色中的餓鬼，赫赫的名聲，年紀二三十餘歲，生性狠心狗行，正是：倚恃父叔官高顯，威勢拿來做泰山。

那日花子能亦因天氣炎熱，心中鬱悶，欲到街中間走玩耍，若有遇著美貌的佳人，他即時就叫家人搶了就走，故人家婦女見伊一到，宛如鼠見貓一般，走得無蹤無影，無處棲身，關門閉戶。起他一個綽號，人人叫他「淨街大王」，因他一出街上，成條街成條巷遂即肅靜，並無一人敢與他作對，所以人人叫他「淨街大王」。他家中小妾三十餘人，妻秦氏，乃當朝鎮殿將軍秦泰之妹。那許三十餘一個小妾，只有三個是買的，其餘二十餘人俱是人家搶來的。凡他所有搶來女子，若中意留在家中永不許出門，若不中其意的，不過姦淫一兩月就打發回家去。正是：佳人不敢窗前立，秀女聞聲亦閉門。

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搶去，即告於本官，官府見是花家名姓，隨批不准，故此處的人見官府怕他亦莫他何，惟是避他而已。此且按下。

再說花子能走到玉珍觀前，忽見了施碧霞，心中大悅，口稱「好個女子！」那花子能帶了四名家人前來，一個名花吉，一個名花祥，一個名花榮，一個名花福。花子能道：「花吉，爾將道人叫來。」花吉聞言即走上前叫聲：「道人，少爺叫爾。」

那道人見是花子能叫他，心中暗暗叫苦道：「又衝犯著這個色中餓鬼，卻如何是好？」沒奈何，叫聲：「小姐先進去，貧道就來。」慌忙走上前道：「少爺呼喚小道有何吩咐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且問爾，這個女子那裡來的？」道人應說：「他乃山西來的。」花子能問道：「他來此何事？」道人應說：「他為有一個親戚住在浙江寧波府，伊要往寧波去探親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這道人好不正莊，爾乃出家人，焉得窩藏婦女？快快說來。」

道人答道：「少爺休得取笑，內中有個緣故。他母子三人行至此所，母子俱病，無處投宿，兼盤資費荊貧道乃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有一間空寺房屋，故借其母子暫宿一夜。」

不料其母子身中染疾病，故有多贅日，卻是無奈何的。此女子之母昨夜西歸，收殮之費一毫無有，故小姐願將其身出賣，更言甘作人婢，不作人妾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甚麼小姐？」道人說：「少爺，爾有所不知，伊家老爺在日曾為山海關總制，小道故稱其夫人、小姐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螞蟻之官，甚麼稀罕？那賣身女子叫做甚麼名字？」道人說：「他姓施，名碧霞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碧霞，碧霞，必定伏侍我少爺。」就叫花祥：「爾快去叫轎子來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。」又叫花吉：「爾先回去

吩咐家人，囑其府中鋪設整齊，張燈結綵，等我少爺回來成親，而今湊成一盤象棋。」何言湊成？因府中小妾有三□一人之數加之施碧霞，合算豈不是一盤三□二之象棋子乎？那花吉、花祥分頭而去。

道人心中暗想道：「怎麼一句話也無，竟然用強搶去？怪不得人人號他叫做淨街大王。也罷了，待我說出李榮春來，看他如何。遂即說出，叫聲：「少爺且停，這個施小姐已經李榮春買了。」那花子能聽了一時大怒，應道：「爾這賊道人，可曉得我花少爺麼？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除了君父外還伯那個？爾就將李榮春要來挾制我麼？」一連將兩手掌，打得道人兩手捧面，叫道：「少爺不要怒氣，是貧道說錯了。」那花子能即刻叫：「花榮、花福，將這賊道人拿去送在江都縣，打他四一大板，枷他四個月，勿許他在這玉珍觀出家。」那道人原曉得他的利害，起先說出李榮春是望花子能念同鄉之友乎，而且李榮春又是官家子弟，可得相讓其面上乎。誰知花子能竟是奸臣之子，無情無義之人，只作不知道三個字，反罵道人將李榮春的名字來挾制，更打了兩手掌，尚且不饒，還要拿去送官打枷。

那道人即忙跪下叩求道：「少爺，原是小道不是，求少爺饒了小道罷。」那花福、花祥在旁做好做歹道：「少爺，念他無知初犯，饒了他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若下次再如此，定不饒爾。」

花福道：「道人快叩頭拜謝少爺。」道人連忙叩了四頭，爬了起來道：「請少爺裡面坐。」

花子能走進觀來朝南坐下，道人連忙拿茶拿糕請少爺吃點心。花子能吃了兩塊糕一杯茶，只見花祥押了轎子已到。花子能叫聲：「道人，轎子已到，快叫他上轎。」，道人應說：「待小道去請他上轎。」那道人隨即一面走又一面想，口稱：「花子能啊花子能，爾何故為人太不良心？他母死兄病無人看待，爾一見立刻要搶去。我若向小姐說明此事，第恐小姐不肯上轎，原是我的干係。罷了，但事到其間也顧不得小姐。」遂走到內房來。誰知後面花子能也隨他進來。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詳細，所以此時特隨道人進來，原欲再看施碧霞。誰知施碧霞跪在牀前面朝裡而泣，花子能卻看不見面，只見他的背後而已。

忽見旁邊臥一個青面獠牙紅鬚的大漢，大叫一聲「暖啣！」花子能一見回身就走，花祥、花福說：「少爺，何故如此？」花子能應道：「施碧霞房內有個青面鬼。」花祥道：「青天白日那裡有鬼？此必是人生的貌醜，少爺不必驚怕。」再說道人走進房來，叫聲：「小姐休得啼哭，快些上轎，好將銀子來備棺木，如此炎天，休得耽擱了。」只因道人怕事，故此含糊而說，也是施碧霞命該如此。正是：為人在世總由天，善惡到頭終有報。

話說施碧霞聽了道人的話，花容失色，手足如冰，說道：「長老為向就叫奴家上轎？爾看我哥哥，奄奄只有一息之氣，昏迷不省人事，就是母親也須奴家送下棺木然後可去，怎麼一些無備就叫奴家去了？」道人聽了想道：「如今怎麼是好？那花子能強要，施碧霞是一定不能免的，若再遲延，恐遇了李府大叔來到，事又是不妙的，如今只得騙他便了。」遂說：「小姐，爾不曉得內中有個緣故。因本處鄉風必須人先到他家，他然後將銀付出，如今小姐且去他家，若說夫人收殮，小道自然請一個婦人來與夫人收殮就是，爾家大爺，小道亦自然去請個醫生來與他看病，這兩件事算在小道身上。」施碧霞聽了道人這些言語道：「必要人到才付銀付錢麼？」道人應說：「正是。」

施碧霞聽了，心中好不苦楚，猶如亂箭鑽心一般，跪倒在地，叫了一聲：「親娘啊，爾的命好苦啊，若是在著府中好不風光，霽日高車駟馬好不威風，誰知被奸賊屈害了爹爹，家私抄滅，我母子三人沒奈要到寧波投我姑丈家中暫祝誰知來到此處，母親病危，哥哥亦病，指望母親病好、哥哥病痊，我心則寧。何知母親一病而亡，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，教女兒如何是好？更兼又無一鈔可用，今日只得賣身收殮母親。那知此處鄉風要人先到他家而後付銀，如今女兒去了，哥哥現又得病沉重，無有一個子女送母親人棺。母親啊，為何死得如此苦慘？」

說罷放聲大哭，抱住伊娘屍首不肯放離。

道人見了也覺傷心，不覺雙眼亦下淚來，遂說：「小姐不必悲哭，事到其間卻是沒奈何的，快些上轎，倘或夫人臭了屍首如何是好？」施小姐道：「爾乃出家之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念我母子乃異鄉之人，把我母親生成收殮，我的哥哥爾亦應代我請醫與他調治。」說完便跪下托付，那道人亦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小姐請起、一切之事小道自然留心代理，不須致意。」

施碧霞才放心，乃立起來說道：「長老，我母親收殮之時須要請一二名婦人伏侍才好。」道人說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施碧霞抬頭一見，兄長昏迷不省人事，不覺心酸，淚流滿面，叫聲：「道長，奴家兄長病重，望道長鬚要小心替奴家延醫調治。若得病好，奴家自當報答。倘或有些長短，也要與奴家母親同在一處的。」道人應說：「小姐不必吩咐，小道自當留心，請小姐快些上轎。」施碧霞心如油煎，三回九轉不忍離身，那花祥又來催逼上轎，施碧霞沒奈何，只是哀哀哭哭上轎而去。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